

裴令公

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當得冥助也裴公自此未嘗懈怠及為相機務繁迫乃遺始志心或不足未始言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有道者來宿于裴公第中夜謂曰相公昔年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裴公心知其廉貞不知靈應復為太原節度使家人染疾召女巫視之有彈胡琴巫顛而倒之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某傳語何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敬謝之裴公大驚女巫曰當擇良日齋潔於靜院焚香設酒果將軍亦欲示見於相公別日裴公沐浴具朝服立於階前東南奠酒再拜見神被金甲持朱戈身長三丈餘南嚮而立裴公驚悚流汗俯伏於地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曰無之自是裴公尊奉有踰厥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上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下

崇四

傳續仙

本裴公是貴族其妻亦為靈芝宮主者為是

續仙傳序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難可親先賢有言曰人間得仙之人且千不聞其一況史書不載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往者則風引舟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拘制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述云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跡人間或蔽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為仙官卑者猶為仙民何者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蛻留皮換骨鍊氣養形質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

真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常媿積習及長遊歷宦途周遊寰宇凡接高尚所說或覽傳記兼復聞見皆銘於心而書於牘又以國史不書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猶闕詎有秉筆記而述作者處世斯久人漸稀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為三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諱柄用顯真仙者哉朝請即前行灑水縣令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沈汾撰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頗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來詞須史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

而真卿與諸賓客傳說歡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來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搗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實其畫在人間者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錢黑木屐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着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踏踏踏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還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森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我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為兒童時見者及斑白見之

頰狀如故後踏歌濠梁聞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舟舟而去其靴衫等旋亦失亡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

居大箬巖巖中四石居符真於此亦為勤苦事於玄真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見岸側二小花

犬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告玄真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

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挈歸以煮之而孺子益新者火三日晝夜不離甕側試嘗汁味取突不已及見根爛以告玄真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峯上玄真驚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到今俗呼其峯為童子峯玄真後餌其根蓋不知其子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

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

客務行陰德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繼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玄談益酌甚相歡洽俄患惡瘡遍身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切而瘡日甚迨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藥相療

侯道華

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脫衣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而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聞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

初甕酒五斛餘及窺三二斗在爾清冷香美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持麥次遂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通於是祥風忽起縷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鼠棄而不去風定其賃持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若

風狂人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
 倉有所損悉自修葺葺葺歷險人所難及處
 皆到又為事賤劣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
 為擔水汲湯濯足浣衣又淘淘灌園辛者備
 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甚於僕隸而道
 華命忻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
 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為答曰上天無惡
 情仙人衆咸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
 光人每見之相傳云開元年中有劉天師嘗
 鍊丹成試火火死而人不敢服蔽之於殿梁
 皆謂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
 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有
 小金合子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訖遂
 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前
 素有松樹偃蓋甚為勝景道華乃著木履上
 樹悉斫去松枝群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
 他日礙我上昇處衆人常為風狂怒之且甚
 道華樂縣令至其公人觀見斫松深訝之衆
 具白於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忻然後七
 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

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
 見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笙簫響亮道華忽
 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水樂縣官遠道
 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撞沉血道
 華搗手以謝道俗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
 知上清官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
 樂幡幢隱隱凌雲而去

馬自然

馬相字自然杭州益官人也世為縣之小吏
 而相獨好經史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過遊
 後歸江南而常醉於湖州陸雲溪經日而出
 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道為項王相召飲
 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雲酒氣猶衝人狀
 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奉鼻及
 出奉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
 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
 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相名乃邀相見
 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宗姓欲為兄弟
 莫師道術可乎相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
 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微

同姓志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
 郡齋益敬之或飲會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
 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
 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過身及襪
 上摸錢所出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撒投
 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以取者頃復失之
 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相書一符令人帖於
 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
 下俯伏相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階前相曰汝
 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擾
 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殺汝宜便率衆
 離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叩頭謝罪遂作隊
 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後南
 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數百人方齋而相
 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
 延更同行僧見相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
 但使以飯相不食促知微延更速食而起僧
 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
 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
 遽應此有三人問者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

士及入乃二僧見湘但禮拜哀鳴曰禪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數言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固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更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無以輕慢人為意迴去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松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更取然筆知微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况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爾於是延更捧紙筆湘畫一白鷺鷥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獼子走趕捉白鷺鷥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笑求菜致此慮復為他術即來哀求湘曰非求乞菜也故相戲爾於是呼鷺鷥及獼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小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客已逼日暮知微延更曰祇能舍宿爭會壁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眾皆睡

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更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更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水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即化為石自後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揚發自廣州節度黃授婺州刺史登陸尚奇異知之乃徒兩截就郡齋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腕脚曲持拄杖而來者亦以杖打之今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阻讓不免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劫聖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謔作驅山

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舍歸要分我惟愛東園爾嫂姪異之小叔久辭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之不食但飲酒而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恻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殮之其夕棺鞠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於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秦劄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墮官人也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奏之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已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高華靜默虛夷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見之多年或十數年不見則頽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其服煉丹藥遊行定止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碯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峨嵋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跡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閻苑花前是醉鄉治以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質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蓋居極遠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念息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

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借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頗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

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道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待然可記獨房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舟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島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頗有道術夏則水綿冬則單衣卧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

即滅指人若陳風所吹颼然指庭間花草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入括蒼洞辟穀服氣或時食氣肉五斤以蒜蓋一盆撮粟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得食之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起樂龍以析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凡所

析雨須候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乃於所止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雷雨告足越人大神異之復到信州又逢天旱析雨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乃請之遽作術飛釘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隣其貯婦女復釘城隍神此妖怪也將加責辱使徒輩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柳枝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隣曰使君忤恨劉根欲誅劉祖欄也德隣方懼析謝須臾禮而遣之其靈屢施不可備錄後於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所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為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為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乃為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山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未項舞翩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鞞誰能白晝相悲泣太極光陰幾萬年

鄧去奢

鄧去奢衡州龍丘人也家住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其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具山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為構屋及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

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茲山樓獲安又蒙聖佑丹之與劍詎可輕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乃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一瓶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有疾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浙東連帥具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授造以刺史而造凶險聞去奢神與劍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并劍丹到州奪其劍丹而囚鎖去奢於空室中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為去奢已斃矣及開室見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於來時造驚異乃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去奢聞劍却歸石下爾後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寓山頂燒香見龍虎鳥跡咸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人穢觸其山春

冬則猛獸來驚秋夏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雷公電姥神鬼甚眾或到此相見咸有禮焉又嘗宿道士夜間去奢所居靜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滿室及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絹水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後數日有綠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輶輿幡幢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昇天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眾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慈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復月

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
 邀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邀聞之不
 以為意少年復拜思邀請以別馬載之偕行
 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
 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邀入
 見一端正美觀檢帽絳衣侍從甚眾欣喜相
 接謝思邀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
 小兒獨出忽為惡人所傷賴脫木贖救獲全
 其命此中血屬昨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
 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入若宮閣內見中年
 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拜三拜謝思邀曰此
 兒癡駭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邀省記嘗救
 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閩人宮妓
 呼檢帽者王呼女子為妃后心異之潛問於
 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客設酒
 饌妓樂以宴思邀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爾
 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鍊神
 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銷珠金贈行思
 邀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
 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

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先生
 歸山既歸深自為異屢試諸方皆若神效後
 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
 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
 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
 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
 太宗時召諸京師評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
 道者誠可事重慶門之徒宜虛言哉將授以
 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
 歲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隣有時名
 而潦惡疾嗟嗟受之不同昧避天之殊致聞
 於思邀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
 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天
 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
 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天地之
 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
 動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
 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
 寒結而為疝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

此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
 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度日月
 錯行華宇流飛此天地之疾疹也寒暑不時
 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死養
 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
 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
 之焦枯也良醫運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
 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
 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謂小心也赴赴或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
 為利迴不為義疾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
 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顯出其道術也不
 可勝紀高宗復無何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
 局不就水徽三年二月十五晨起沐浴儼
 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
 隱於洞府將錄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
 能應召往來俄而氣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
 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
 焉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生秘術者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伴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竟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書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貴實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生拜謁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夏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元明皇留之內殿賜之酒醉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潔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

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為極明皇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夫道士矣但金櫃在地覆之植貯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植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乃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宵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間以道樞盡會宗極本則將行朝禮兼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果果陳者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使詔果聞之示卒弟子葬之後發之但空棺而已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宗景雲年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膏薪棹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時人真

問我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卷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觀明月開朝飲碧泉無人歌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閣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詩於蒼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屐但蕭索倚杖空躑躅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宣平歸巷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水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菴不免更深居其菴後為野火燒之真知宣平蹤跡後百餘載至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當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也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

宣平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怒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晝遣婢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擔樵輕捷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其明怒喚婢將上祖之名牽呼取杖打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之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捷身衣樹皮行疾如風遂入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強記攻文有胡笳十八拍頗行於世兒童婦女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為郎中性純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動切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墜官以求道多得度世享畢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托病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觀頗衆人言多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頗為異即師敬

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翌日又於街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詞得囊暮乃別去後商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重重紙裏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子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暮畫溪之景乃入胡父諸真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知所止蓋已為地仙矣

劉瞻

劉瞻小字宜哥兄瞻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居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性饒俗氣素塵未淨遂可強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隨道士入羅浮山瞻與瞻俱讀書瞻山栖求道無巾裹髮角布衣事道士為文而瞻性慕榮達瞻謂瞻曰鄙必不弟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

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榮詞之稱俄請南行次廣州潮臺泊舟江濱忽有鬚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而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許瞻已皓然衰朽為遂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兄弟避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奈何况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關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行攷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

之後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曾栖此以煉丹今雖無鬱嶽相留聊自駐泊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膏藥飲酒來往無定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先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耄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司馬承貞

司馬承貞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迴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詔之不起睿宗深尚道教屢加尊異承貞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貞對曰老君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莊子云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於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

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不可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帳以遣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彦伯禪其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盧藏用早隱於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貞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者佳處何必天台承貞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任官之捷徑爾藏用有慙色明皇在宥天下深好道術徵詔承貞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年度世之事承貞隱而微言明皇亦傳而秘之故人其得知也由是明皇理國四十五年雖祿山犯關鑿與狩蜀及為上皇迴又七年方始晏駕雖由天數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初明皇登封泰山迴問承貞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雷雨潛諸神仙國之望者為之然山林神也亦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於山頂別置仙官廟自承貞始也又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船為風飄到一山見道士指言天台山司馬承貞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隔

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迴求承貞受度復白日上昇而去承貞居山修真勤苦年一百餘歲童顏輕健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真靈降駕今為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氣絕若蟬蛻已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焉

閻丘方遠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精通詩書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澤奇之後師事於仙都山隱真巖劉處靖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受法錄於天台山玉霄宮葉藏實真文秘訣盡以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群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景祐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禮謁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列行業以表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又推尋秦地

將欲荆榛唐祚必當草易傳之圖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替養棠味真靈事跡顯聞具楚由是從而學者若正一真人之在蜀趙昇王長亦混於門下弟

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誰國戴隱虞榮陽鄭隱瑤吳郡陸隱周廣陵威隱林武郡董隱芝皆傳道妻而升堂與者也廣平程實嘗應召於秦宮新安縣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鍊神之妙

○音其餘遊於聖跡歲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半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者芥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訖棺但空木而尸解矣葬於大隴洞之傍白鹿山後有道俗於仙郡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隴洞歸隱嵩山天柱源也

蘇師道

蘇師道字道微新安歙人也性聰博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道

士于方外即德海之從兄也德海自嘗師出牧新安之二年方外從之荆南書記且捨妻入道學養氣修真之術周遊五嶽名山到新安德海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日為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十餘年

傳法錄修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大山採松脂蘆石連聲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遠遙而來過鏡過於石金山

○石金與百丈其高相若雖平地隔三十里山頂相望咫尺乃聞仙樂到彼輒少時敲小鼓三通復奏樂金石笙蕭絲管擊弄擊鼓而拍其響其曲調聲揚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復問於山下人是在皆閉之其問侶數曰方採靈藥遠聞仙樂豈非有

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嶽禮玉清及先天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嘗暮景聞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撷者時或見真人其在問師道喜之

乃辟穀七日晨起獨趨山中漸行見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觀之乃負薪將下溪迴顧師道却駐無辨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所切聞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

耳樵人曰養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巖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道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爾五十年

後方過得此溪日遠樵人涉水面而去不見乃迴山東行十餘里遠望見草舍三間有藤落雞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者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忽曰家累俱出何為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養真人居主人曰路上見一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養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

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跡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今近

火爐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煮菘之未歸師道曰飽後多睡却以食為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箇黃寬命主人曰令內物皆堪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以湯潑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

遍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之度忽痛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便行數里不見人家

餘里即逢見一老人欣善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志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蘇君父子俱隱於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飢渴何能却迴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如薑苗而長尺餘寄之

味甘美復今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歎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於來時欲却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為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仙觀衆道士忽見師道驚異曰此觀地雖靈嶽側近蟲獸甚

多人罕能獨行何處去月餘日實又尋覓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熊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歎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為學道知有養真人無絲一見吾子風有仙分已見蘇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

亦隱此山豈非彭君子一入見遠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精習之命也師道深自歎異駐招仙觀修鍊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斫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

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泰之居大澗洞伏虎亦如之歎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道

實我亦幸為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嶽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至蜀山時人多見之梅即漢南昌尉福也蕭即子雲字景喬梁之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

師道且止至筍清虛觀思慕梅蕭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頰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為蒼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訪名山情亦非易

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籙有名雖未便飛昇亦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修通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壽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常遊洞壑源我適為東華君命主玉筍山林地仙兼掌清

虛觀境土社今爾與我素有道緣是時相見然梅蕭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非可俟也師道於是度拜曰凡世內人謬探大道疑神注想以朝繼夕來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百生之幸

也修通曰丹心懇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鑪焚火煎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修通命師道入坐於木兔上修通自坐白石鹿牀上俄有一髮童

以湯一盃與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祭上自袖取書一卷修通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息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未之啓言而修通已知曰爾有親垂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弟子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為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畫其首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迴俄不見修通已在郁木坑師道入清虛觀矣眾道士驚曰一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乞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秘要真訣也他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參洞府其間有疑義不可究也後到南嶽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跡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乃如修通之言投書題石壁後常夢神人稱紫芝教之以釋疑滯

意乃醒然經歲餘復還開政居二十餘年每焚修即以二蔡彭謝真形畫像瞻禮仍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霸江淮問聞師道名迹冀其道德諫於軍庶繼發召止及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恩禱福水旱無不應致天地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寔大帝之介君也乃降褒美為道遙大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鄒德庄王處訥楊庄翌汪用真程守朴曾景實王可儒崔繹然杜崇真鄧啓遐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有秦兵荆齊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焉群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遍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靈露

餘潤漬衣近羅沈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適為黑憤朱衣一符吏告我為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真靈所集奕然言別而化弟子殮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後數日人自豫章來見之頷一髻角童隨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為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言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溪適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儔侶也隱化而往絕世思望神仙皆然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者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著漢痼瘡俱甚得藥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即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安識

之尋為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
之事及實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貴
樂實聞之驚喜遂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
曰解醞須美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鐘
鍊白朱砂寶嘗試之悉有驗其於種瓜釣魚
若葛仙公術也鶴林寺杜鶴花高丈餘每春
末花爛熳僧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
台鉢盂中罽藥養其根來種之有後構飾花院
鎖閤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
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崇俗傳女子花神也
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
探報分數節度使賓寮官屬繼日賞說其後
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樂遊從連春
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實一日
謂七七曰鵲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
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實曰今重九
將近能開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鶴
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
此花耶七七乃問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
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即歸閤死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
以感妻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
或訝花漸折葉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實
一城士庶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
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僚家適
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倡優共
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今可乎
咸喜謂必有戲術實於歡笑乃以粟巡行喚
者皆聞異香驚嘆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嘆
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
二人共起狂舞花如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
下優伶輩一時醉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
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
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粟傳之
皆有異香及花細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
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
行止船即住守鳥自隨唾魚即活撮土畫地
狀山川形勢折節聚蟻壘城市人物有人曾
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扶爾凡諸術
不可勝紀後二年薛玄劉浩作亂實雨奔抗

州而實總戎為政刑或無辜前上饒牧陳金
格經其境以之禍亦其盡族實八十三筋
力尤壯女妓百數盡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
及金裕作厲一旦忽殞七七劉浩軍變之時
甘露寺為聚推落北崖謂墮江死矣其後人
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止其編
林花兵火焚樹失根採信歸閤苑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誅之子幼而聰明及
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誅訓
以進士為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
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
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
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秦嶽迤邐遊歷名山
不復歸寧父馳書貴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
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
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
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
惟以酒為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
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雨雲霧中經

日人為已覺觀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遠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也常欣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艱難拋向海東邊蓬萊仙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柱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而去。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者三十許人裹大方巾破帽冬夏常著綠布衫而言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得新者出門逢人便與常遊城市門醉行能沙書好於水梳及盆內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則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求錢人自以錢與之召人穿擔行少頃之間

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為之人皆不厭以錢與之疑以術惑於眾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為之殞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若醺酣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郊園公琮之子也為蘇州牧或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為道翁賓客僚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饒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答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惡愛為意。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郡人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喜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屬意深遠多神仙言趣人無以綴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死可雲人見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可破履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意衝信入江西省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

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而笑復言曾居南嶽即嘗去矣輝而究之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人莫可知也

羊惜

羊惜太山人也以世祿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真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訢為台州樂安今情幽棲括蒼山性惟沉靜薄於世榮志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迴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言阮肇題後威成使匠人鑿石摸捺驗之乃唐李陽冰常為縉雲今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惜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惜曰初為一人青憤絳服自稱靈其進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徘徊天清景曠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登青色柄長靈英指之

曰此青靈芝也可食之得仙情覺飢方喜取
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
夙有仙分今日遂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
遠遊冠霞被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情
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
隱玄天佐命君字十六情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
飛昇猶宜地上修鍊俄而靈英遂出乃拈蒼
洞西門也惜方悟此身復不喜殺氣但飲水
三升日食百合一莖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
竹片及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著與人談話
晝夜不已時或以絃三二百幅書之頃刻皆
遍文字人莫識之情讀之悉是文章道信好
事者俚口錄之實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洲
閻苑之書如此經年清瘦體瘦有不信者謂
之妖物所魅及二年漸肥白不喜食百合惟
飲水飲酒三年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步輕
健似飛飲酒三斗不醉衣布褐後南行人委
明山人莫得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四

雲五

傳

墟城集仙錄叙

墟城集仙錄叙
墟城集仙錄者紀古今女子得道昇仙之事
也夫去俗登仙起凡證道駐蹕馬風燈之景
享莊椿蟾桂之齡變泡沫之妄同金石之固
長生度世代有其人綿歷劫年編載經語玄
圖秘籙燦然可觀神仙得道之蹤或品昇上
聖或秩預高真或統御諸天或主司列嶽或
騎箕浮漢或隱月奔晨或朝宴九清或徊翔
八極闔皇已往劫運之前三洞實書多所詳
述洵九皇三古之後服牛乘馬已還皆報天
府而下拯生靈由仙曹而暫司宰制垂法立
教乘國佐時儒籍史臣備顯其事至有韜光
混跡駕景登晨或功著巖林邈煙霞而輕舉
或身離蒿濁控鸞鶴以冲虛或躬贊帝王或
樂居吐俗陰功克就玄德昇聞使雞犬以俱
飛拔屣除而共舉光于簡冊無世無之音秦
大夫阮蒼漢校尉劉向繼有述作行於世間

次有洞冥書神仙傳道學傳集仙傳續神仙
傳後仙傳洞仙傳上真記編次紀錄不啻十
家又名山福地之篇括地山海之說搜神傳
物之記仙方藥品之文旁引姓名別書事跡
接於聞見詎可勝言則神仙之事煥乎無隱
矣常俗之流或言神仙者必俟身形委謝魂
識成真而後謂之神仙非是骨肉昇翥此蓋
愚瞽未達之甚也何者真經云得道去世或
隱或顯證道雖一修習或殊故云神仙之道
百數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也或為真人
之友或為天帝之賓倏忽而龍駕來迎來差
而雲駢遐邁者則谷希長里青光赤松之例
是也或受書稟籙陰景錄形靈肉再生前功
克懋者則五老上帝四極真王之例是也或
精誠不易試難不移目注崑丘心朝大帝而
得道者黃觀韋道微傳君之例是也况復大
洞七變八粟三圖胎精斑符隱芝曲素玉精
金液黃水祕符赤樹青英環剛絳寶白羽皇
象九轉八瓊服之而化鳳化龍餌之而為金
為玉復有金璫玉珮之訣三皇八景之文華